

六角丛书  
LIUJIAO CONGSHU

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

中外名著榜中榜 (第六辑)

# THE WIND IN WILLOWS

## 柳林风声

[英] 格雷厄姆 / 著 吕萍 / 译



· PRICE ·  
本册仅售  
¥ 6.00  
六角丛书  
· LIUJIAO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THE WIND IN WILLOWS

## 柳林风声

[英] 格雷厄姆 / 著 吕萍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格雷厄姆 (Grahame, K.) 著; 吕萍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7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6辑)

ISBN 978-7-80206-479-9

I. 柳… II. ①格… ②吕… III. 童话 — 英国 — 现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7424号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六辑)**

**柳林风声**

---

原著: [英] 格雷厄姆

译者: 吕萍

---

责任编辑: 温梦

策划: 杨奎

封面设计: 王东

版式设计: 王东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骑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话: 010-67078234 (咨询), 67078235 (邮购)

传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mailto: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本: 720 × 1010mm 1/16

字数: 1821千字 印张: 144.5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479-9

---

总定价: 86.00元 (全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 译者简介

吕萍，1968年7月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90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2000年完成英美文学硕士课程进修，2004年完成MBA课程进修。1996年获“第八届韩素英青年翻译大奖赛”三等奖。译作：《柳林四侠》、《神食》、《柳林风声》。

## 推荐序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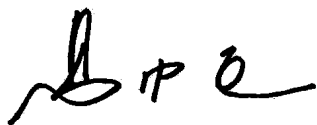
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 译本序

《牛津英国文学指南》中可以查到的关于苏格兰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资料很少，只介绍了他的生卒年份（1859—1932年）和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金色时光》，描写的是英国乡村背景下的孩童生活。提到《柳林风声》，说是给孩子的读物，家长们也同样喜爱。而我的美国老师在推荐给我这本书时则非常郑重其事——称“几乎每个20世纪出生的英语作家，都视这部作品为其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但它不仅仅是少年儿童作品”。

在修订译本的时候，我又让自己沉浸到小说中的世界，字里行间，我听到的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绅用优美的诗句，委婉地表达着对质朴的乡村生活的依恋，倾吐着对醇厚友谊的赞美。他对生活的热爱在细腻的景物描写和微妙的情绪描写中，表达得酣畅淋漓；他对单纯友谊的期望，在四个小动物的互助故事里呈现得生动优美。四个小动物显然代表着现实世界中四类典型性格的人物，水鼠很有理性，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有生活的方向感；鼩鼠是很好脾气的伙伴，喜欢新生事物，体察人际需求；蛤蟆是一往无前的冒险家，个性张扬，崇尚自由，新的地平线是他永远的追求；獾是传统社会中备受尊敬的长者，因经历过世事沧桑，往往处乱不惊，是可靠的求助对象。小说通过水鼠和鼩鼠的观察，呈现了英国乡村田园诗般的生活场景和人情风貌；通过蛤蟆落难、出逃的故事，表现了世人眼中的英雄人物有怎样可笑又可爱的弱点；通过三个朋友义助蛤蟆夺回家园的故事和蛤蟆终于成长了的完满结局，表达了作者对忠诚友谊和完美人性的期待。故事的节奏不紧不慢，可以从容读来，没有非得读到最后，一睹结局的张力，却有让人消除杂念，心平气

和的吸引；每天一个章节，读给孩子或读给自己，都是很舒服的阅读体验。

我选用文字的时候，被作者散文诗般的优雅所牵制，尽量想用文雅的语句来忠实呈现小说本来的风格。这时，我能体会到，为什么一代代的儿童和他们的大人会喜欢这本小说。儿童对世界的观察可能是细微的，只是总不能确切表达，小说把他们习惯观察、时刻在乎的事情描写得这么周到，简直是他们的代言，孩子们听了当然过瘾。大人们呢，成年的各种责任分散了他们关注自然、了解小孩的注意力，失去了领悟生活中很多可爱细节的体察入微的乐趣。小说的优美描写还原了隐藏在生活中，需要细密洞察才能挖掘的本真，有关于友谊的，有关于日常生活的，当大人们读到这些，十有八九会与文字相视而笑，心领神会，倍受安慰。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不能超脱，浮躁感是普遍的。小说细腻地娓娓道来，传递着某种安宁与祥和，十分难得。形成反差的是，作者本人的生活一直缺少这样的祥和，他早年丧母，婚姻不尽如意，儿子有先天的视觉障碍，行为有些乖张。他的教育一定令父亲费尽了心思，据说为了规范七八岁的儿子的行为，父亲在给外地寄居的儿子写信时，写了《柳林风声》的故事。那时的作者显然对生活抱有本能的热爱和期待，因此我们能读到那么多幽默的、细腻的、优美的生活观察，其中饱含着父辈的引导和可贵的生活信念。

时光流逝，人们对生活的信念永存，这种信念在《柳林风声》中有着非常优美的表达，我们因此也热爱这本小说，喜欢小说中的动物和小说文字背后丰富的人文情怀。

吕 萍

2006年6月于杭州



[目录]

1. 河堤春晓 / 1
2. 大路朝天 / 13
3. 野林森森 / 26
4. 老獾先生 / 38
5. 家园甜蜜 / 50
6. 乡绅蛤蟆 / 65
7. 黎明之门的笛手 / 77
8. 蛤蟆初次历险 / 87
9. 浪迹天涯航海鼠 / 100
10. 蛤蟆二次历险 / 115
11. 英雄洒泪 / 131
12. 浪子回头 / 146

## 1. 河堤春晓

鼯鼠正在小巢里做迎春大扫除，已经忙了整整一上午。他先是用扫帚清扫，接着用揩布擦；然后踏上楼梯、台阶和椅子，用刷子蘸石灰水粉刷，直弄得喉咙里、眼睛上满是灰尘，一身黑毛沾满了石灰，胳膊酸了，背也疼了。春意挟着神圣的不满和渴望精神，在头上的空气中、脚下的土地里涌动，在鼯鼠的周围弥漫，甚至渗透进他那又黑又矮的小巢。难怪他忽然把刷子往地上一扔说：“麻烦！”，“算了吧！”，“该死的大扫除！”他甚至来不及穿上外套就飞奔出门。地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由分说地呼唤他，他奋力冲向陡峭的小地道，这对他来说相当于贴近阳光空气居住的动物们的石子车道了。他的小爪子忙碌地刮啊、抓啊、扒啊、挖啊，又挖啊、扒啊、抓啊、刮啊，一边顾自嘀咕着：“向上，加油！向上，加油！”终于，噗地一声，他的大鼻子暴露在了阳光下，他的身体滚在了一大片温暖的草丛中。

“这儿真好！”他自语道，“比粉刷屋子要来劲多了！”阳光晒在他的毛皮上暖洋洋的，和煦的春风轻抚着他那发热的额头，长时间与世隔绝的穴居生活之后，鸟儿欢快的合唱对他那已经发木迟钝的耳朵来说，简直是一片呐喊。他为这勃勃生机兴奋不已，春天到了，不必搞大扫除可真快活，不禁腾空跃起，穿过草地，向另一头的篱笆跑去。

“站住！”老兔子在隘口叫了一声，“私家道路特许过境费六便士！”不耐烦的鼯鼠不屑地一头就把他撞倒在地，一边沿着篱笆疾步小跑，一边打趣急忙从洞中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兔子们：“笨伯！笨伯！”他讥笑着，在他们琢磨出满意的应对前，早已溜之大吉。于是，兔子们开始互相埋怨：“你好笨啊！为什么不告诉他——”“干吗你不说——”“你应

该提醒他——”诸如此类，他们总是这样；当然，全都为时已晚，马后炮无意义。

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令人难以置信。鼯鼠忙碌地在草地上逛来逛去，一会儿沿着篱笆漫步，一会儿又从矮树林中穿过，发现到处都有鸟儿们在筑巢，有鲜花初绽，绿叶吐芽——万物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充实繁忙。在这些忙碌的公民中间，鼯鼠是唯一的闲汉，他着实有点自我陶醉，压根儿没有一点良心发现，悄悄催促他“快去粉刷！”。毕竟，假日的妙处与其说是安心让自己休息，也许还不如说在于旁观他人忙忙碌碌。



他想，自己真是幸福美满，突然，漫无目的地闲步之时，他在一条碧波盈盈的河堤边站住了。他一辈子从没见过河流——这是头光滑、蜿蜒的大个子动物，哗哗地奔流不息，咯咯地抓住漂浮物，又哈哈地笑着把它们给放了，然后又扑向新鲜的玩伴，它们刚脱身，就又被逮着，抓住了。一切都在摇曳，在颤抖——像闪烁的星光，波光粼粼的，波涛涡转，潺潺汨汨。鼯鼠被迷住了，一时间心驰神往。他在河边迈着小碎步，就像小孩子跟在大人身边，被动人心弦的故事牵着一路小跑。他终

于累了，就在河堤上歇下，小河潺潺依旧，仿佛世上最动听的故事组成了呀呀学语的队列，它发自地心，最后要倾吐给无所不纳的大海。

他坐在草地上放眼小河对岸，目光抓住了水位线上边露出的一个黑洞，迷迷糊糊中，他想到，对于一头要求不多，喜欢有一处小巧雅致的河滨住地的动物来说，这里地处洪水线以上，远离尘嚣，还真是一个安逸舒适的家园。正看得出神，好像有一个亮亮的小东西在洞中一闪消失了，接着又闪了一下，犹如小星星一样。当然，这里显然不是该有星星的地方。如果是萤火虫，它也实在太小、太亮了。他定睛看时，那东西对他眨了一下，证明是只眼睛；随后，一张小脸开始慢慢在眼睛周围显露出来，如同画框一般。

这是一张褐色的小脸，长着络腮胡子。

一张严肃的圆脸，眼睛里带着一开始就吸引住他的光芒。

一对小巧的耳朵，一身浓密的丝毛。

是水鼠！

这两头动物站起来，机警地互相注视。

“你好，鼯鼠！”水鼠说。

“你好，水鼠！”鼯鼠应道。

“你想过来吗？”水鼠紧接着说。

“噢，说得轻巧。”鼯鼠答得有点烦躁，毕竟他对河、河堤生活和习俗都生疏得很。

水鼠不声不响地俯身解开缆绳，轻巧地上了一条小船，这船鼯鼠刚才倒没看见。船身漆成外蓝内白，正好够两个动物坐。尽管鼯鼠并不十分了解小船的用途，可还是立刻就动了心。

水鼠灵巧地把船划过来停住，伸出前爪拉鼯鼠小心翼翼地跨上船，说：“扶住！好了，跳！”于是，鼯鼠不无惊喜地真的坐在了一条地道小船的船尾上。

“今天过得真快活！”鼯鼠说，“你知道吗？我平生还没有坐过船呢。”这时，水鼠正将船推离岸边，操起了船桨。

“什么？你从来没——你从没有——，我的天，我——好吧，那你



天天都干些什么呢？”水鼠惊得张大了嘴。

“船上的日子真有那么好吗？”尽管鼹鼠毫不怀疑，他还是有点难为情地这么问。他背靠在椅子上，审视起靠垫、船桨、桨架等等奇妙的装置来，感觉到小船在身下轻轻地摇晃着。

“好？是风景这边独好，”水鼠身子前探，划了一下水，庄严地宣告，“信我的话，小朋友，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没有——比摆弄小船更值得尝试的了。就只摆弄船。”他梦呓般念道：“摆弄船——摆弄船——摆弄船——”

“注意前面，水鼠！”鼹鼠突然大叫一声。

已经太晚了，小船猛地一头撞上了岸。梦游者、快乐的船夫，仰面倒在了舱底，四脚朝天。

“——在船里——以船为家，”水鼠若无其事地继续念念有词，快活地大笑一声站了起来，“船里还是船外，这都没有关系。船的可爱之处就在，怎么样都无所谓。不论有没有出发；不管是到达了目的地，还是到达了别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都没去成，你总能忙个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个啥；而且，你总是刚了旧愿又结新账，当然啦，事情可以做一

下，但最好还是别做。来吧！如果今天早上你确实有闲，我们一起顺流而下，玩他一天怎样？”

鼯鼠狂喜，激动得直晃脚趾头，心满意足地伸了伸懒腰，美滋滋地向后倒在靠垫上说：“多棒的一天啊！我们马上出发吧！”

水鼠说：“那，先等一下！”说着，水鼠把缆绳从码头上的一个环里穿过，打了个环扣，就爬进了他的小洞。没过了一小会儿，他就顶着一只满满的午餐柳条筐蹒跚地走了出来。

“把东西推到你座位下面。”他一边把柳条筐往船里递，一边对鼯鼠说。不一会儿，他解开缆绳，重新操起了船桨。

“里面有什么呀？”鼯鼠好奇地扭着身子问。

“里面有冷盘鸡，”水鼠简短地答道，“冷盘口条冷盘火腿冷盘牛肉泡小黄瓜色拉法式小面包水芹野鸭罐头肉姜啤汽水柠檬水苏打水——”

“好了，好了，”鼯鼠听得心花怒放，“也太多了！”

“真的这么想吗？”水鼠认真地问道，“只是我平时郊游带的东西而已；其他动物还说我抠门，抠得刚刚好！”

鼯鼠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沉浸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里，陶醉在波光、涟漪、花香、水声和阳光之中，他用爪子在河水中犁出条条波纹，开始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水鼠真是个好小伙，只管稳稳地划着船，也不打搅他。

“老兄，我蛮喜欢你这件衣服的，”过了半个来小时，水鼠才开口，“我总有一天也要给自己弄一件黑色丝绒宽松衫，一旦买得起，我倒要弄件穿穿。”

“你说什么，”鼯鼠努力集中起注意力，“你一定觉得，我很不礼貌；这一切对我都太新鲜了。那么——这是——一条——河吧！”

“是大河。”水鼠纠正道。

“你真的住在河边？多惬意的日子！”

“我不光住在河边，还与河相伴，住在河上，还住在河里呢，”水鼠说，“这河对我来说，既是兄弟姐妹，又是叔叔阿姨，是玩伴，是饮食，当然，还是洗澡水。这是我的小世界，我别无他求。她没的东西不

值得去拥有，她不知道的事情也不值得去了解。上帝！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啊！不管是冬夏，还是春秋，小河永远有河的乐趣，河兴奋点。二月里发洪水，我的地窖、我的储藏室到处都是我不喜欢的饮料，浑浊的河水一直漫到我朝南卧室的窗外；洪水退去时，会留下斑斑的泥痕，发出葡萄干蛋糕的味道，灯芯草和水草会堵塞渠道，大片的河床倒可以让我闲逛。不用弄湿脚，就可以找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人们不小心从船上掉下的东西！”

“难道没有发闷的时候？”鼯鼠斗胆问，“只有你和小河，没人说个话什么的？”

“没人可以说话——哦，不能怪你，”水鼠大度地说，“你初来乍到，当然不了解情况。这河堤如今很拥挤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干脆搬走了事。哎哟，这里早已大不如前了。水獭、翠鸟、鸬鹚、水鸡，这些动物整天在周围，总是想支使你做些什么——好像人家没有自己的事情似的！”

“那一片是什么？”鼯鼠问，一边向小河一侧挥了挥爪子，那里有黑压压的林子，围着小河一侧的浸水草甸子。

“那里？噢，不就是野林子嘛。”水鼠不耐烦地说，“我们这些河滨居民不常去那里的。”

“是不是，是不是里面住着的人不大好？”鼯鼠有点紧张地问。

“那个嘛，”水鼠回答说，“让我想想。松鼠倒没什么，兔子——有些比较好，但是兔子好的坏的都有。当然，还有老獾。他就住在树林的深处；不喜欢住其他地方，哪怕你倒贴他住，他也不干。亲爱的老獾！没人敢冒犯他。最好别惹他。”他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谁会冒犯他呢？”鼯鼠问。

“那个嘛，当然——有其他一些动物，”水鼠迟疑地解释，“黄鼠狼——大白鼬——狐狸——诸如此类。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碍——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相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共度良辰美景——但是不必否认，他们有时也会放肆，而且——我是说，不能真的相信他们，这是事实。”

鼯鼠非常清楚，追根究底可能发生的麻烦，哪怕是旁敲侧击都是有违动物界规矩的，所以，他引开了话题。

“那么，野林的后面呢？”他问，“那里一片蓝色，模模糊糊，可能是山脉，也许不是，它有点像城镇的炊烟，也许它只是飘荡的云雾？”

“野林界外就是花花世界，”水鼠说，“那是无关紧要的，对你对我都一样。我从来没有到过那儿，也永远不会去，你也不会，只要你头脑清醒。请不要再提起它了。好啦，隐蔽的水湾到了，我们就在附近吃午饭吧。”

他们离开干流，进入乍看像泻湖的一处水面。铺着绿色草皮的山坡在两岸延伸，如蛇一般盘根错节的褐色树根，在静止的水面下闪动。前方，隐约可以看见泡沫翻滚起伏，导流坝伸展着银色的肩，与滴着水的不停转动水车相连，水车又连着磨坊的灰色斜屋顶，空气中洋溢着抚慰的嗡嗡声，单调而柔和，不时有欢快的说话声清脆响起。这一切真美，鼯鼠只能捧着两只前爪，不断感叹：“噢，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水鼠沿着河堤划去，将船停稳，帮助依然摇摇晃晃的鼯鼠安全登岸，然后拎出午餐篮。

鼯鼠请求水鼠赏脸，让他来打开柳条筐，水鼠乐得宠宠他，就答应了，自己四脚摊开，躺倒在草地上休息；那位激动的同伴抖开桌布铺好，把神秘的包装一件件拿出来，按内容排好顺序，每打开一样新东西，就惊叹一下：“我的天，我的天！”一切就绪后，水鼠说，“开始吧，老伙计！”鼯鼠非常乐意听命。他跟大家一样，大清早起来大扫除，马不停蹄地干，到这会儿都没来得及吃喝；然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简直恍如隔日。

“你在看什么？”水鼠问。这时，他们的饥饿感总算不那么尖锐了，鼯鼠的眼睛也终于能够从桌布上挪开了。

“我在看顺着水面游去的一道泡泡。”鼯鼠说，“一看这东西就觉得滑稽。”

“泡泡？噢！”水鼠说着，愉悦地喷了两下，很欢迎的样子。

一张宽宽的、亮晶晶的嘴从河堤边冒了出来，水獭把自己拖上岸





后，抖落着外套的水珠。

“小气的叫花子，干吗不请我，水鼠？”他一边说，一边向食物走去。

“这可是临时安排，”水鼠解释道，“对了，这是我的朋友——鼹鼠。”

“幸会。”水獭说，两个动物从此成了好朋友。

“到处都吵吵闹闹的！”水獭继续说，“今天，好像满世界的动物都上岸来了。我到这个隐蔽水湾也是想求片刻的清静，却不料撞上你们！——至少——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

他们身后传来一阵窸窣声，那道篱笆还厚厚地积着去年的树叶，里面一个有条纹的脑袋，耸着两个高高的肩膀，正透过树叶向他们窥探。

“出来，老獾！”水鼠喊。

獾向前小跑了两步，咕哝说：“嘿，有伴了。”然后转身就不见了。

“他就是这样的动物！”水鼠失望地说，“讨厌社交！今天，我们是别想见着他了。好吧，跟我们讲讲谁在岸上？”

“蛤蟆出来了，”水獭答道，“坐着他的新赌船，穿着新衣，一切全